

卑微的父亲

赵爱民



乡村印象 汤青 摄

父亲在我的记忆里，总是一副缩着肩膀的样子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手，压在他的脖颈上，让他惯于用微倾的、近乎讨好的姿态面对周遭。

那个年代，他凭着一点小聪明，在单位里牵头，领着几个人偷偷搞起“副业”，一时间，脸上有了光，走路也似乎带着风，饭桌上能多出几片肉，母亲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。可好景不长，事儿败露了，上面派来了调查组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，他被叫到单位问话，我们一家人在家里等着，空气黏稠得让人窒息让人焦躁。半夜，他回来了，不是我想象中的虽败犹荣，而是一种彻底被抽去骨头的瘫软。他几乎是溜着墙根进来的，脸色惨白，额上沁着细密的汗珠。母亲急切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他不敢看我们，嘴唇哆嗦着，声音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：“没办法，交代了。他们几个人轮流问我，我没办法……”

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交代得过于“彻底”，往日称兄道弟的同事，转而是用最怨毒的目光看他，背后骂他：“软骨头！一条鱼腥了一锅汤！”他听着，也不反驳，只是把头埋得更低，那缩起的肩膀，仿佛能钻进地缝里去。我虽然小，还是隐约地觉得他丢了脸。

姐姐没工作，他便把希望寄托在上级领导身上，决定去领导家坐坐，求领导给女儿安排个临时工。最让我不能理解和难堪的是，他居然要拖着我去。我正是觉得全世界都庸俗不堪的十四五岁，对他的要求充满抗拒。

为了顾全他的面子，我还是跟在他身后。他手里紧紧攥着用报纸裹了三四层的两条“大前门”香烟，在领导家门口，站定，没有立刻敲门，而是深吸一口气，像赴死一般，然后伸出手，手指在即将触到门板时，又触电般地缩回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他的眼神里混杂着哀求、紧张和我无法理解的卑微。最终，他鼓足毕生勇气，用指关节轻轻地叩了三下。

门开了，领导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臃肿的脸出现在门缝里。父亲的腰立刻弯下去，脸上堆起的笑容因为过于用力而显得褶皱重重，像一张被揉皱又勉强摊开的纸。“主任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家属非让我来……”他侧着身

子，几乎是挤进门去的，那姿态，像一只生怕主人嫌弃而溜边走的猫。我站在门外，看着他消失在门缝里的微驼的背影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蜇了一下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滚烫的耻辱。

母亲因为琐事与邻家丫头青吵了起来。那小伙子仗着身强力壮，竟叫骂着冲到我家门前来，扬言要砸烂我家里的所有东西。我气血上涌，冲出去与他理论。少年的血气让我毫不退让，言辞激烈，那家伙被我激怒了，挥着拳头就要扑上来打我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，一幕我永生难忘的场景发生了：一直瑟缩在母亲身后的父亲，突然一个箭步冲到了小伙子面前，我以为他终于要展现一家之主的威严，然而，没有，他没有任何言语，没有任何预备的动作，就那样直挺挺地，却又带着千斤重负般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。

时间凝固了。空气里只剩下他带着哭腔的哀求：“别动手别动手，是我家不对，我给你赔罪，我给你跪下不成？求你别动手……”那小子愣住了，举起的拳头僵在半空，脸上的凶悍变成错愕，随即是一种混杂着鄙夷的扫兴，啐了一口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冰凉。那“扑通”的一声，像一颗子弹，击碎了我心中对于“父亲”二字所有关于刚强与尊严的期待和想象。我看着他那跪伏在地上、蜷缩成一团的背影，心里涌起的是滔天的厌弃。我恨那恶邻的欺凌，更恨我父亲的软弱，我宁愿被这恶人打得头破血流，也不想看见父亲屈辱的一跪。

家中的几个亲戚，素来是瞧不起我父亲的。他们嫌他没本事，只会早晚出卖苦力，更鄙夷他遇事时的退缩。有一次家族聚会，他们只请了我，刻意绕过了我的父亲。我说：“我不去！”

父亲坐在门槛上蜷着身子抽烟，抬起头，嘴角牵动了一下，露出一个我如今才懂得该如何形容的苦笑。他用带着些沙哑的近乎劝慰的口气说：“去吧……都是亲戚，别……别让人家不高兴。”那一刻，他眼神里闪烁的，不是愤怒，不是屈辱，而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退让和认命，仿佛他自己早已被排除在所有的热闹之外，并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

我还是赴宴去了。

那是场家宴，就一桌人。觥筹交

错，笑语喧哗，可每一句寒暄在我听来都那么刺耳。我看着那些所谓的亲戚们脸上泛着红光，想起父亲独自一家的孤影，悲愤在胸中不断地翻腾。

酒过三巡，我端起酒杯，站起身，走到那主家的长辈面前。所有的目光都聚拢过来。我高声说道：“这杯酒，我替我的父亲敬您。”说完，一仰头，将杯中那辛辣的液体一饮而尽，随后手腕一甩，将玻璃杯狠狠地摔在身后的水泥地上，“咣当”一声，碎片四溅，满堂的喧闹瞬间死寂，所有的笑容都僵在脸上，所有的目光都写着惊愕，我迎着那些目光，一字未言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自那以后，那些亲戚见了我，大多讪讪地绕着我走。

许多年后，当生活的重量也沉沉压上我的肩头，当我不得不为微薄的薪金对人挤出笑容，当我咽下委屈只为换取一丝安稳——在某个疲惫彻骨的深夜，父亲的身影忽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他是一个没有背景、没有依靠的男人。那些我曾不解的低头，那些我曾暗嗤的退让，不过是他在生活惊涛中所能抓住的为数可怜的几根芦苇。他一次次弯下脊梁，一次次收敛锋芒，从来不是为了自己，只是想用那副看似懦弱的肩膀，为我们撑起一片至少能够遮风挡雨的屋檐。

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守在病床前。房间里只有仪器规律的滴答声。他突然微微睁开眼，目光已经有些涣散，却仿佛在寻找什么。当他的视线终于落在我脸上，那双曾经饱经风霜、如今却异常清澈的眼睛里，缓缓蓄起了泪水。泪水来得如此安静，先是盈满眼眶，像积攒了一生的雨，而后顺着布满皱纹的眼角滑落，一滴，又一滴，浸湿了枕畔。他无力出声，只是那样望着我，任由泪水无声地流淌，仿佛在诉说他所有未曾说出口的艰辛、牵挂，和那些深埋心底的歉疚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心里完全彻底原谅了他，原谅了这么多年来他的种种不堪……

他曾经在我眼中显得委琐的形貌，现在让我突然明白，或者叫顿悟：那不是卑微，而是一个普通男人，在与生活漫长的角力中，留下的最深刻也最无奈的痕迹。

无忌惮地放声大哭。他说到这里，眼神迷惘，说自己的人生特别想有一次这样的经历，但我想了想，好像也习惯了，又觉得没有也没什么。此刻的我，多想像他幻想的那样，在自己的世界里任性一回，不管不顾地“摔”一次，摔掉这无所不在的期待，摔掉这优柔寡断的性情，然后肆无忌惮地，为这份迷茫本身，放声大哭一场。

他们说，迷茫是青春的常态，走过去就好了。可我现在就站在这片“常态”中央，那些关于“修心”“重新出发”的道理，在真实的迷茫面前，显得如此轻薄。我尝试着停下来，却发现停下来之后，面对的依然是那片无边无际的白。也许，成长根本不是拨开迷雾的过程，而是学会在雾中辨认自己的轮廓——那个模糊的、不确定的、但确实存在的轮廓。我不再期待某个顿悟的时刻将我拯救，而是开始接受：困惑，或许就是我此刻最真实的状态。

我与我的迷茫，尚未达成任何和解。我们只是笨拙地共存着，像两个被迫同行的陌生人。也许有一天，“好久不见”能轻易说出口，但我知道，不是现在。雾还在，我也还在。

我站在雾里

李炳铨

曾经，读一首聂鲁达的诗，看一场晚霞，就足以让内心丰盈而坚定。如今，最信赖的书籍，都仿佛与我隔着一层毛玻璃。我触摸不到它们的脉搏，它们也安抚不了我的焦灼。我害怕了。我怕这种茫然不是阶段的，而是本质的。我怕我这艘刚刚启航的小船，并非迷途，而是从根本上，就失去了一颗渴望靠岸的心。

我的一位老师，在课上曾不经意地说：“迷茫是你们这个年纪的特权，说明你们面前有路，且不止一条。”当时觉得是安慰，如今品来，却觉残忍。当每条路都隐在雾中，选择便不再是自由，而是负担。我多么希望有人能蛮横地指给我一条明路，告诉我“走下去，这就是你的未来”。我厌倦了这种悬而未决的漂浮。这就像，你曾经无比热爱一个故事，坚信它会有一

辉煌的结局。可某一天读到中途，忽然就失去了翻页的勇气。你不是不爱了，而是害怕结局配不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。你和那本未读完的书相对无言，各自沉默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目标明确，像上了发条的钟。他说他要考公，要回到家乡的小城，安稳一生。我看着他，像看一个陌生的物种。我问他：“你就从来没有……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吗？”他想了想，回答我：“想那么多干嘛，路不是想出来的，是走出来的。”我看着他，没有再说话。我只是忽然想起我另一个朋友，他是个非常平和待人、善于共情的人，有次和他聊天，他告诉我，其实他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有些时候特别想摔东西，是那种不管不顾无法无天的摔，无论什么场合，摸到什么就摔什么，然后肆

我站在大桥上，望着对岸的灯火在江雾中晕染开来，融成一片暖黄的光晕，像一摊被打翻的、正在冷却的熔金。江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，我突然意识到——我站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雾里，已经，很久了。

我知道鲁迅的冷峻、沈从文的哀愁、张爱玲的苍凉。我了解每一个流派的起承转合，也懂得分析隐喻、象征和叙事结构。可当我合上书页，它们便如退潮后的沙堡，迅速坍塌，留不下任何温度。读完这些之后，我该去向哪里。十八岁那年，我以为选择汉语言文学，是选择靠近灵魂的栖息地。那时我笃信，文字能劈开混沌，指引方向。如今大三了，方向却像被水浸过的墨迹，一团团晕开，再也看不分明。

